

达子梁上的风物人情

刘少鸿

达子梁位于洛南县北部，距县城60多里，属石坡镇地域。达子梁名称的由来，传说是当年曾有金兵在此屯兵，后来未撤走，就于此定居下来了。梁上村落，屋顶、墙壁、堤坝、村道等，皆为原生态的青石板，古朴沧桑、魅力独特。虽然现在已少有人在梁上生活了，但村子风貌依然。

达子梁再度热起来，与一些文化人的渲染炒作不无关系。一批山水画家沉醉其间写生展览，驴友队伍的纷至沓来，文史人的史料挖掘考证，媒体人的报道宣传，给这个几近废弃的小村落冠之以“原始民居的活化石”，成乡村旅游的香饽饽。

我与达子梁虽不能溯源很深，但30多年来，却一直有着扯不断的联系。对那里的风物人情还是深有感知。

达子梁南坡下去是金鞍沟，北坡下去是李河。李河以前是一个乡。1989年，地区实行部门包乡，我和科协的老贺一块在李河乡驻乡工作一年。刚到乡上是过完年不久，我们与乡上包村干部一块，到达子梁和金鞍沟两个村子去走访。我们从乡政府院子后边爬上山，山梁上残雪尚留，但沙土路并不湿滑，村子巷道间的石板路面七弯八拐，错落起伏，甚觉新鲜。那看起来四面透风的一丛丛石板房子，孤寂凄冷地矗立于干梁上，看着就觉寒气袭人。梁上比较集中的是刘家、张家两处村落。村支书叫张同生，曾当过小乡的乡长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张同生正在吃饭。我进到屋里一看，不由感到有点心酸。一个在干部群众中威望很高的村支书，家里竟是那么的简陋寒酸。乡上干部说，张同生是村支书中工作是比较硬扎的，这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也见识到了。春末夏

初，修复从李河口到乡政府那段水毁公路，由各村组织劳力分段完成。张同生带着达子梁上的村民下来，工程进度质量都是领先的。

从李河上达子梁，半山上有个村叫李山。夏天，李山一个六七十岁的老汉跑到乡上来找工作组，笑呵呵地说他刚找了个老伴，请我们去喝喜酒。我和老贺就去了。他家是个独庄子，屋里很简陋，但老汉很乐观。他搬了3个小凳子到院子，拿了一瓶啤酒，3只喝白酒用的粗瓷杯子，和啤酒瓶口差不多大小，酒倒进去都困难。老汉说，这酒好，喝着不辣，还便宜。我们3人坐在敞亮的小院中，聊着天，慢慢地品着那瓶啤酒，也品味着山乡群众平淡幸福的生活滋味。后来我写过一篇小品文，题目是：一瓶啤酒香满坡。

梁上的人们就是这么淳朴可爱。

那时候，乡上的生活条件艰苦。乡干部一大早起来，各自到所联系的村上去，走村访户，督促生产。下午回来，买瓶几块钱的白酒，也不要什么下酒菜，就在院子围成一圈蹲下，划拳干喝。乡党委书记姓车，年纪比较大了。有一回，车书记的老伴到乡上来看老汉，干部们叫着要书记请客。车书记买了瓶酒，拌了两盘老婆带来的干萝卜丝、腌白菜，院子角的小菜园子摘了几个西红柿炒鸡蛋，还炒了一盘土豆丝，总共凑了4个菜。大伙围在车书记的一间宿舍里，闹洞房似的，热热闹闹地喝到半夜。

乡上的干部职工不少人的老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，家里负担比较重，人们把这些干部称为“一头沉”。农忙时，乡上干部把各村的生产事项安排好，自己也要回家去帮忙夏收秋收。那年三夏大忙最紧张的几天，乡上干

部都请假回家帮忙去了。老贺也是“一头沉”，回家割麦去了。那一周，乡上就我一人坚守岗位，主要工作就是一大早准时替广播站广播员打开广播，然后自己在伙房做饭吃。

那一年我刚30岁。我虽然也是农家出身，但真正对乡镇干部的工作情景、对偏远高寒山区贫困状况的深刻体验与感知，是从那一年扎扎实实的驻乡中得到的。此后的30多年间，那里干部群众的工作生活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

30多年之后，再上达子梁的时候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李河乡撤镇后，达子梁归属于金鞍村。金鞍沟有位朋友叫陈甲民，原来在乡镇工作，退休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家里。他的农家小院本身就是一大景观。他家房子背靠达子梁稳固石壁，面对金鞍沟长流活水，院外地里是珍贵盆景花木园圃，大院之内花木盆景、奇石异卉、假山鱼池、洁美如玉的大型原石几案石墩，令人神清气爽。室内，书案齐备，字画满壁，真是雅致异常。在这么一个幽僻静谧的地方，有这么一座高雅的院落，真乃神仙境也！甲民又是个好交朋友的豪爽之人，隔三岔五的，洛南书画界朋友常来此雅聚，市上和外地的人文雅士也不时慕名来访。我就是洛南书画界友人的引荐下与其认识，成为朋友的。

这之后，我和商州这边的文墨朋友一块上过几次达子梁。都是从陈甲民家房后抄近道上去，走的是山林间羊肠小道，不急不缓，上到梁上，正好半个小时。现在的达子梁上，村里人都移民搬迁下山去了，村里基本是空的。只有两三处院落，能看到几只鸡和两头牛，但

也不像是人家长期居住生活的样子。再次进入张同生家那个院子，透过上锁的门缝看着空荡荡的室内，心里泛起一重极其复杂的情愫来！

山上的民居，集中连片的不多。张家这一片，最集中的是阳坡较平坦处的十多家，再就是依据地势，三五家一簇，两三相相接。向东进几家院子前的空地上，有一座大碾子。我们就依着碾子，石板房为背景拍照。院里有碾子，也有磨子。一位老者说，在农村，碾子和磨子安的位置都是有讲究的。石头碾子一般放在院子的西面，你看下边那盘磨子，就是远离大门，放在树下。另一老者笑道，这都啥年代了，还讲那老规矩！长者说，既然来看老景观，那就得了解老风俗呀！

那次在达子梁上，遇到一拨将自行车骑上岭头的奇人。一行八九人，有男有女，年龄最大的60岁。这拨人马，我们还在陈甲民院时，他们曾打问过上山的路，甲民说你们把自行车存放在我院子里，步行上梁吧。他们说他们的团队名叫“骑行爬山嘴”，就是专门骑车上山的，再高再陡的山，只要有人行小路，他们就能骑上去。商洛的不少地方，他们都骑行上山去过。

达子梁的村民都移居山下去了，老石头村子遗迹依然挺立梁上，留下了历史的见证。今昔两重天，带给我们的，是无尽的感慨与遐思……



蝉鸣声中

陈赫

蝉鸣声中

斜阳落在五彩云之下
安然的心，已被天籁唤醒
月光趴在树梢间，缓缓升起
那一声声歌唱，开始此起彼伏
带着草木花香的气息
合奏着夏日独有的热情

我试图在丛林中寻找

那只明亮的蝉
用十七年
埋在泥土中的固守
只为了一个夏天的发声
听吧，那响亮而高远的句子
仿佛就是生命的宣言
即使穷极一生，也要在人间
留下一声蝉鸣

在一声蝉鸣声中，我听出了无畏
以后的每个盛夏
我都会昂起头颅
就算前路充满炎热酷暑
也要像一只蝉一样，向上攀爬

窗外一片小树林

汪海珍

说是小树林，其实是一块放弃经营的苗圃，已经“苗”不是苗，“圃”不像圃了。说是在窗外，其实还隔着一面院墙和一条路。视觉是要受几重阻隔，但坐在室内，与林子却毫无距离感，比如花的香气和鸟的歌声，时不时地翻过院墙、穿透玻璃为我平淡甚至有些乏味的生活增添一些情趣。

这一小片树林，树木种类可不少，有柏树、女贞、枇杷、玉兰等十几种之多，中间零星长着几棵竹子，边上还有一两株桃树……高低参差，再加上一些野生的香花刺、藤萝、牵牛花等在其间牵牵连连、拉拉扯扯、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……落叶的、常青的、开花的、结果的，共生共处又各显本色。

最早开花的是靠近路边转角处的那株桃树，年年花开年年惊艳。这株桃花淡雅、轻盈，粉色的花瓣上几条大红的条纹，好像是精心描绘上去的，线条柔滑灵动，让人每次路过都忍不住慢下脚步静静地欣赏，且百看不厌；初夏，女贞花开，这些多年不曾修剪的女贞，高度过丈，粗不过寸，细碎、浓密的白花，远看像一层雪，有风吹过颤巍巍的浓香四散开去，常常钻进我的窗口，很是提神。走到近处，蜂飞蝶舞、嘤嘤嗡嗡，记得小时候野生的女贞花很招金龟子喜爱，那时这金龟子让我们乐此不疲。逮上几只用线拴住一只后腿，它就转着圈嗡嗡地飞，取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，拿着自己的“飞将军”与同伴的“战斗机”比赛，如果自己的金龟子力博群雄得胜归朝，心里那叫一个得劲儿。也有时候金龟子很不争气，刚还飞得好好的，上了战场却死不动弹，任凭你急得怎样抡着、捧着，它就是翅膀聚合像铁水焊住了似的，急了就把它放在地上用手指磕它的背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丁巴噶儿，你不飞，你妈打你十棒槌……别说，有时还真奏效，念着念着它就飞起来了！

夏末初秋，林子的色彩最为绚丽、明艳，大片的牵牛花，空地上尽情地蓬勃着生命，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似的吹着各色喇叭，好像一群鼓乐手举行着竞技比赛，红的、紫的、蓝的、粉的、红粉混搭……没有哪位丹青妙笔敢与秋风这位大师相比。“给一点阳光就灿烂”说的就是它们。只要有一点支撑它们就会攀上更高处，我猜想，如果提供够高、够长的媒介，它们就敢去亲吻太阳。从夏末到深秋，冷风、凄雨正好为它提神儿，花儿越开越得劲儿，直到两三场寒霜过后，才慢慢凋谢。

落雪的日子，落光叶子的枝条，像鹿角一样毛茸茸的、晶莹剔透，柏树很容易存雪，像白色的尖塔，风一吹或者小鸟跳跃穿梭，有银屑扑簌簌掉落，小树林就像一张方方正正的素描画儿，与周围的房屋、田地相得益彰……

最让我迷醉的是小树林里的鸟鸣，春夏秋冬都不凋零，常驻的应该是喜鹊、麻雀、长尾鸟等，候鸟来来去去种类也不少，它们在林子里三五成群、叫叫嚷嚷，有时在电线上落成一排，像五线谱上的音符……浑厚悠远的鸣叫，总能唤醒一些情愫，勾起一些美好的记忆。

窗外这片小树林，一年四季、白天黑夜都装满各色鸟鸣，高吟低和、长短粗细、琴瑟和鸣。心烦意乱、焦灼不安时有鸟鸣滴落，就像燥热的夏日里一阵小雨洒下清凉、拂去烟尘；心灰意冷、兴味索然时有鸟鸣越窗，犹如冬日里一缕暖阳驱除阴霾、点亮心灯；愁肠百结、悲感忧伤时有鸟鸣叩扉，宛若雨后的一袭彩虹云开雾散、风清气朗；夜深人静、万籁俱寂时有鸟鸣穿帘，仿佛海生明月、空净辽远……最享受的还是清晨，在小树林边伴着鸟鸣，读一首小诗，吟一阙宋词，品一篇美文，回味一段故事……简直就是精神的富翁、自我领地的女王。

商洛山

(总第2465期)
刊头摄影 杨鑫



新旧鞋子

孙荣

“新鞋子还没有缝好以前，先别急着把旧鞋子脱，旧鞋子还没有穿破以前，先别忙着把新鞋子穿。老先生老太太都这么说呀，从前的生活就是这么过……”每当想起这首熟悉的老歌，那远去的早年时光便悄悄叩心扉。

小时候，我们穿的鞋子几乎全由母亲手工缝制，只有雨靴和出门行情的鞋子才买成品，况且一人只有一双。那时候父亲在外工作，极少回家，家里的担子全落在母亲肩上。白天，母亲除在生产队上工外，还要照顾我们姐弟仨，许多家务都得晚上去做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针线活更是人见人夸。自我记事起，村子里总有人恳请母亲为其子女做定亲用的鞋子，还有更远处的人托人的请求。母亲仁义，不免一一应承。

北方乡村的冬季天寒地冻，生产队只白天干活，不再开夜车。可那时经常限电，天一黑就停电，记忆里的冬天总是又冷又黑。多少次夜里醒来，看见母亲总坐在昏黄的油灯边做鞋子。或起鞋底、或纳鞋底、或缝鞋面、或纳鞋帮……多少个冬夜啊！母亲几乎从未合眼。

有时一觉醒来，见弟弟和妹妹睡得香甜，母亲一人坐在油灯旁，我就披上袄子坐起身陪母亲说会话。小土屋外北风呼啸，寒索的卧房内冷气逼人，我抱住双肩不住地打牙。母亲劝我快躺下，感激地夸我细心懂事，说我陪她说说话让她清醒了好多，手指不再被针刺。

侧躺着掖紧被子，看着母亲轻快地在发间晃一下锥子，一锥扎过鞋帮底，引过麻线，“刺溜”一声就编了一针，动作麻利干净，紧凑流畅。昏红的灯光下，母亲身着合适的浅紫色旧棉袄，齐耳的卷发略打过亮发油，侧着头飞针走线的身影真美！在乡下，纳鞋本属粗疏平常之事，但母亲纳鞋的流利合拍，娴熟精准就很吸引人。大概无论什么事情做得很精熟了，就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。可当我的目光落在母亲冻得发红的脸蛋上，落在她生着冻疮和皲裂的双手上时，我年幼的内心便悄悄生出一种无法诉说的难过。

冬天完了，母亲也做完了所有的鞋子。那些棉鞋、夹鞋、单鞋、凉布鞋，款式各异，做工精巧，令人喜爱。偶尔打开存放鞋子的大木箱取东西，弟姐妹妹

瞅见了，兴奋得非得把所有的鞋子都试穿一遍。那无数细密匀称的针脚啊，不知让母亲付出了多少辛劳，熬过了多少个凛冬寒夜！

记得有个秋季开学，一天我值日，刚放学便大雨滂沱。扫完地，雨越下越大，想着磨蹭下去母亲就会冒雨来接我。看看开学刚上脚的新鞋，我索性脱了和书包一块抱在怀里，冲进雨中。第一次赤脚走在泥水里，石子咯得脚底生疼，挤紧五只脚趾，用脚跟和大拇指支棱着回家。一路上，想着村里几个经常拖着破鞋子或光脚丫的伙伴，觉得他们真可怜。从此，便更加珍惜起鞋子来。

今春整理鞋柜，翻出一双紫色运动鞋。两只鞋面的透气网都已折损，脚后跟里的衬布也已磨烂，露出淡黄松软的海绵。可它收脚、舒服，下雨天可以穿，我就一直没扔。这会儿看着这双旧鞋子，心里突然间很难过，眼泪不由地淌下来。

这鞋已八九年了，它似乎是有灵魂和生命的。它伴我走过了生活的几个关键时期——孩子中考、高考、公考。想起公考后，我穿着它陪孩子练跑的情形，孩

子体测训练时脚踝骨水肿的情形，想起他战胜病痛，坚持训练的情形……种种往事，历历在目，种种情感，难以割舍。收起它，我将它重新放回鞋柜。

每每回想，是那些穿着布鞋子走过的岁月塑造了我的气质和精神，培养了我的性情与品质，使我不因纯朴素简自卑，不对奢华富有谄媚，享受物质而不迷失于物质，外在简约，内心丰盛；使我在平凡如蚁的人生岁月里，每每遭遇挫折、困顿，都会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那些深情而艰难的岁月，回想起母亲在寒夜的油灯旁纳鞋的情形，于是我便增添了勇气、力量，坚定信心，风雨兼程。

“新鞋子还没有缝好以前，先别急着把旧鞋子脱，旧鞋子还没有穿破以前，先别忙着把新鞋子穿……”穿行在富足的大时代里，我时常想起这首熟悉的老歌。

